

西山題跋

真德秀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止齋題跋（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西山題跋

此據津逮秘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西山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跋吳仲堅史論

跋孫章黃量詩卷

書譙閔王事迹後

跋章冠叟困齋記

了翁帖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

詩後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跋邨氏族系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真入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儲襄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慧父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任漢州發策本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藁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換陳丞相誌銘藁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牽經

江峰文集

詹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茅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藁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真講議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羅氏六有齋詩

宋仁叔編仁說

周氏翰苗記

史大師與通奉帖

書顧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感應篇

太一天尊應驗錄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類齋記

跋王祕監文集

跋平寇錄

贈五行任君

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

章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惠帖

跋山谷黃藥字序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所藏楊文公劉賈學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文公詩元亨播翠品簡親書示鄧邵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潛救荒錄

題全氏步雲齋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僻地集

西山題跋目錄終

西山題跋卷之一

建安 真德秀 撰

海虞 毛 晉 訂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安濟坊旣成欲自爲數語志諸梓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爲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幾有所感勸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栽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耜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畱落東南以死其可憐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通筆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爲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異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其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運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王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昇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

世人胸中投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蛇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子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訪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寮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沙予跡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子之肩脰而知其詩之進否矣雖然予所以嘆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賊

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爲存亡也魏又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旣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與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空都內史周敏使其兄子該詣長沙申款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琦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崎嶇既抗解揚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爲王而死崎嶇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旣爲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旣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又別駕毀節事蠻貊所未論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

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處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易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紆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

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與時望予之目曉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政命爲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歡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阪海隅鬱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措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

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爲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賈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璫黃流在中玉璫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胃中擾擾垢汙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不可得況能摹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爲知言谷口鄭君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計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峰峰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老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敝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寶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言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言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苗莠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仲誠也尚爲斯文努力自愛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跋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當揭之帳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跋郊氏族系

郊氏本末具於春秋夫搢婦媿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修情業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說顯於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於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

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旣爲辨其族姓之所出于復爲推其盛衰之祿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晉唐李文公問崇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紅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崇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繞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作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混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妄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咎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勸講經惺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罔位之計頗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

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偕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咎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微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與議者公因火災旣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旣極公之言遂爲靈書大蔡上亦愍公之忠擢任諫爭室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知說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

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闕尹以遏姦明合與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爲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蒼艾精明屹然爲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替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其旣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稅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

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爲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欬懷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魯葵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爲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惡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譟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爲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爲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

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葬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未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道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望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議者望紉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尤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顯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旣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

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誦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爲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微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旣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僂罪償極而侂冑誅皆流弊遺臭死有餘貨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爲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爲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決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爲殷鑒者故樂爲侯道之而其撫事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於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爲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能祠靈官之著驗章灼

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穀稿項之吏謹曰昔未嘗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比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於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據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諡文穆八世孫獎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爲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冲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斬福應住往受媒方士爲百代咄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

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暉蔭沍有功于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爲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榮耀威福以著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爲善於幽隱閒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哉我臣旣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爲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

益加鄉墓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識見罕與
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
獲繼公獨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
必感激涕零幾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
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
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
言撻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
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
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
一巖石倦倦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宏泉
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刊
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
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
亦由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風流日
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勒收拾而況諒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

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
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
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
之至黃璞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
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
登載編末以泯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
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
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
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爲文於是
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
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
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
藻思不絕何以修教爲筆力思不雄何以細謹爲
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爲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